

瞭望  
世界  
书系

# 青年们， 读马克思吧！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著  
于永妍 王伟◎译

2

红旗出版社

# 青年们， 读马克思吧！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著

王永妍 王伟◎译

红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青年们, 读马克思吧! 2 / (日) 内田树, (日) 石川康宏著;  
于永妍, 王伟译.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51-3853-7

I. ①青… II. ①内… ②石… ③于…④王… III. ①马克思  
主义理论—通俗读物 IV. ①A8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0087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7743

WAKAMONO YO, MARX WO YOMOU II © Tatsuru Uchida & Yasuhiro  
Ishikawa 2014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by KAMOGAWA SHUPPAN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rights arranged with KAMOGAWA SHUPPAN Co., Lt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书 名 青年们, 读马克思吧! 2  
著 者 [日本] 内田树 石川康宏  
译 者 于永妍 王 伟

---

出 品 人 高海浩

选题策划 张景涛 责任编辑 张景涛 朱小玲

---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57274496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57270296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4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051-3853-7 定 价 30.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前 言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 2

大家好，感谢您拿起这本书。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 2》是我和石川康宏老师共同写作的同名作品的续篇。我们已在原书的《前言》以及本书中所收录的《韩文版序》中提到过出版这个系列的初衷，那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多读一点马克思。这是我们两个作者最朴素的想法。

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喜欢读马克思了（当然不仅是日本，全世界都是如此），也不仅仅是年轻人，几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不怎么读马克思了。我觉得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消极的事实。但是，到底为什么没有人读马克思了呢？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即麦卡锡主义时代，决定

全民性地放弃“读马克思”的学习习惯。宣扬自己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为了使这一宣言发挥效力，必然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大家去读一下《麦卡锡主义》(理查德·H.罗比亚，岩波文库<sup>①</sup>)，就会清楚那个时代的基本情况。如果各位没有时间读原著，也可以去看一下乔治·克罗尼所导演的电影《晚安，好运》。

尽管麦卡锡主义统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段经历却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马克思还抱有极大敬意和关注的美国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留下了极为“耻辱的记忆”。

当然，人一旦畏于强权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就决不可能再指望他们还能重拾这种思想。他们只会对过去的经历给予全面否定。

美国人这样做了。所以，尽管麦卡锡主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不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共识。虽然也有些年轻人，将毛泽东、格瓦拉、卡斯特罗当作“文化偶像”(这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这些事情与推崇马克思主义又有多少必

然的联系呢？

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1991年与马克思主义诀别，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现在的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怀念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被称为“守旧派”；共产党依然存在，但是已然式微。尽管这些人尚在，但实际上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没有人再对他们抱有任何期待了，已经没有人认为他们能够重新担当起历史的重任。

我们的邻国韩国的马克思研究环境也并不理想。韩国在1961年到1980年代曾出台过《反共法》，所有读马克思的人都被投入了监狱。这一举措无疑对韩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东亚共产党中最早的合法政党（比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成立得还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印尼也曾一度形成巨大的政治势力，但是随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电影《杀戮演绎》对此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在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当中，没有几个国家的环境是允许人们讲“青年们，读马克思吧！”

在这其中，日本算是一个例外。日本不仅有马克思全套著作（甚至草稿的全部译作），并且有数量巨大的关于马克思的研究书籍，国会中甚至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也就日本和法国了。单就研究领域来说，英国和德国的马克思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国会当中，并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议席。

像日本社会这样，能够让这类书籍合法出版，陈列在书店的柜台上，允许初高中生阅读，且拥有如此宽松的语言环境，在全世界也算是少见的。

佛教亦是如此。在发祥地印度已无宗派之分，韩国的佛教传统已经衰微，而日本，还在进行着有关佛典的整顿和教义的研究，以及制度的革新。

马克思主义或许与佛教有着相同的命运。它们在发祥地已经消亡，在其最终到达的边境，却仍然延续着其生命。

有这样的一个科幻小说。某种新型的病毒将要破坏世界，可以抑制这种病毒的某种反病毒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主人公为了获取这种反病

毒，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类似的故事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改头换面，以各种形式呈现在电影当中，大概也是因为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相信这种情况的存在吧。

我隐约感觉，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那个“在边境中奇迹地生存下来，最终要拯救世界的反病毒”。这样一来，那我们岂不是要被委以“守护马克思”这一重任了呢？这样一想，是不是有点激动了呢？

关于马克思，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着不一般的历史条件，因为只有在日本才有能够结合日本实际写“这样的东西”的作者，才有能够给我们出版这些作品的公司，才有可以认真阅读的读者。对于这样的事实，或许我们应该再次更为诚恳地道一声感谢。

鸭川出版社的松竹君，促成这次出版的各位，以及手里拿着我们这本书的读者，真的谢谢你们了！

竹甲 榊



## 中文版序

为了马克思

承蒙中文版出版方邀请，让我写一下《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的中文版序言，我想就“在中国读马克思的意义”这一点写点东西。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了韩语。我对此感到有些吃惊。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这几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十分友好。

日本书店堆积着很多“反韩、厌韩”的作品，东京和大阪的韩国城当中也有大量的排外团体，他们不断叫嚷着激烈的排外主义言论。有关领土问题，日本和韩国在外交领域更是互不相让。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石川康宏共著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在出版之后却马上被韩国人翻译和接受。这实在是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日本的媒体对此一个字也没提）。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自己的书有10本左右已经被翻译成了韩语。在日本的作家当中，应该还没有像我这样在短期之内就有这么多部书在韩国被翻译出版的。

我这种思想研究者的书为什么会在韩国如此受欢迎呢？其实我也知道如果问“为什么我的书会卖得那么好？”这样的问题，大家会感觉没什么意思。好，但是如果不问这个问题，就感觉没法在中文版序言当中回答“为什么希望中国读者读这本书？”基于这个原因，那么就请大家先忍住“这人真烦”的情绪，请您耐着性子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在韩国有很多人在读内田树的书？”

我第一本被译成韩语的书是《睡前学习结构主义》。这是一本概括性地介绍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理论和业绩的书。我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说起，谈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福柯的系谱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当然，用日语介绍结构主义的书也有很多。但是，那些书跟我的书还是有少许不同的。因为我的书的主旨是，希望那些对结构主义完全没有知识储备，但同时又非常想了解结构主义的读者读到。也就是说，我所想象

的读者是，虽然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力，但是对思想史的知识是缺乏的。

我在写作的时候所认定的第一条件就是“读者应该有充分的理解力”。可能您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侮辱读者智商的读物。例如，有一些哲学类和思想类的入门书起了一些类似于“连猴子都懂的……”的题目。这种入门书你拿去翻翻立马就明白了，他们把读者的智商设置在了一个很低的层面。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书反而变得晦涩难懂。这是当然的。“连猴子都懂的”书，就不要让读者破坏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而再扩大知识结构了。

“你只要当猴子就好了”，这句话就是打算“把消费者惯坏”，然后把书卖出去。但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书，我并不认为可以完全不要求读者努力进行思考，以及有一些适度的思想紧张。当然，如果你要那样写也没关系，但是那不是书，而只不过是内容的印刷商品而已。我不想把这一类东西称为“书”。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自己并不要求读者具备专业储备知识。我所要求的，是读者把自己的知识变为可塑性、

可变性的状态，希望读者能够把头脑用得比较灵活。我对读者要求的不是“充分地储备知识”，而是要求读者变成“灵活的、可以自由改变形状的容器”。我所强调的不是“内容”，而是“容器的”可塑性、开放性。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在写有关结构主义的入门书的时候，所认定的读者就是“具有十分成熟的知识能力，但是在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有系统性的欠缺的人”。因此，韩国人对这本书的这个条件反应很敏感，感觉这本书的读者就是“自己”。

回到韩国人不读马克思的现实，理由很快就能想到了，那就是《反共法》的存在。

可能很少中国人知道，韩国曾经有一部法律叫《反共法》，这部法律于1961年制定，1980年废除，存在了20年。当时韩国对马克思相关书籍的政策是禁止发行、禁止出版、禁止收藏、禁止阅读。

我有一位比较年长的韩国朋友，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出于对学术的关心，复印了一本《资本论》。但就因为这件事情他最终被惩罚，并被判处了15年的徒刑（在《反共法》废除

之前还做了13年的劳役)。

1945年之后，韩国与朝鲜处于常年的潜在战争状态。当时朝鲜把通过“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主体思想”作为公认的意识形态。因此，韩国把民众对马克思的哪怕是知识上的关心也立刻当作“通敌行为”、“对国家的逆反行为”来处理。很多韩国国民不得不接受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言论规则。

但是，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问当中，很难找出那种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政治学也好、经济学也好、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心理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几乎没有哪个学科能够与马克思不产生任何联系，能够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考虑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方法”。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还有卡尔·波普尔等人曾通过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反共法》下的韩国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理解他们批判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战后的韩国因为禁止人们阅读马克思，结果等于禁止了西欧一个世纪的社会学、人文学的学术成果。我简直不敢想象这给韩国的社会科学发展造成了

多大的损失。

不过，《反共法》最终还是被废除了。在韩国，大家也开始阅读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献了。但是这种学术上的滞后依然还是存在着。要填补这种落后，就必须迅速地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日本的马克思研究，“即使不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只要有理解力就能好好地读书”，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较为悠久的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大衫荣和幸德秋水的有关于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的翻译研究，从全世界来看都具有先驱性的意义。但是之后的20世纪，这一类的研究一度出现了20年的中断。

因为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炉。基于这部法律，日本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组织的镇压。到1945年战败之后该法废除为止，有7万人因为违犯该法律而被逮捕，其中有1700人死在了狱中。

当时，狱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对《治安维持法》表示“赞同”，随之“转向”了。但是日本的思想镇压有自己的特征。日本比较讨厌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全面打击式

的逮捕和拘禁，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之外（有的情况是虐杀这种比较极端的形式），而是尽可能地让马克思主义者“转向”，让他们再次社会化。曾经指导过共产党运动的佐野学、锅岛贞亲就是在狱中“转向”，承认日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是错误，以及日本应该选择保留天皇制的“一国社会主义”道路的。

中国的读者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这种政治现象吧。这里我来简单说明一下。

“转向”的典型情况是这样的：战前完全通过欧美传来的文献知识学习马克思，建构和宣传革命理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入狱之后，开始翻看佛典和日本古典文学，终于发现之前一直侮辱的“后进国的前近代遗留制度”的日本文化的深邃，于是发出惊叹，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佛教徒、天皇主义者。

他们并不是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向着“马克思必须按照日本的固有文化风土进行修正后才能适用”的方向与军国主义和天皇制达成了和解。他们寻找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统治阶级与马克思主义“共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关

于这一点，我了解到朝鲜的“主体思想”与日本的“转向”在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

把外来的思想和制度文化“移花接木”到本土文化上，创造文化上的混合体，以寻找共存，这可以说是日本对外来文化进行接纳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即便是在《治安维持法》之下，日本也没有完全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要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先进国引进来的制度文化，日本人就会考虑“如何将其本土化”。日本人一般不会因为外来文化完全不符合日本的风土而全面放弃。

作为边境的日本文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涉及外来思想、学术、宗教，日本人会尽量地将其本土化，进而保存下来。佛教在其发祥地印度已经了无生息，日本至今还保存着经由中国、韩国传入的佛典、佛像、佛具和仪式，积淀了长达1500年的教学历史。

我们可以大体回顾一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日本共产党创建于1922年，只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晚一年，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共产党曾经受到过严酷的



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共产党得以合法化，在1946年旧宪法下的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帝国议会的5个议席。之后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的占领下被镇压，随后进行武装斗争，但不久以后放弃，从此开始脱离反主流的派别。

在1960年的围绕《日美安保条约》修订的斗争当中，日本成立了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日本共产党就是经历了这么一段复杂的历史。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无论历史条件如何改变，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会根据历史的变化，探寻“马克思的新读法、新解释”。

日本能够成为东亚地区马克思研究的“一大重镇”，或许也是源于这种令人目不暇接的转变吧。

“可以读马克思的书”对日本人来说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日本全国，不管是走到哪里，都能在书店里找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日本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知识环境是非常例外的。

刚才写到，韩国是有《反共法》的。在柬埔寨，过去曾经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红色高棉，残害过数百万的同胞。在印度尼西亚，20世纪60年代自称爱国者的人也屠杀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者100万人。因